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二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夏

夏禹姓姁黃帝玄孫祖顓頊父鯀史記顓頊父昌意昌意父黃帝世紀母有

華氏女曰志受舜禪以金德王家語都安邑國號夏仍唐

虞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元年丁巳在初堯時洪水滔天

下民昏墊試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攝位殛鯀羽山

命禹嗣父職舉益稷為之佐禹以司空治水益作虞掌

草木鳥獸棄后稷教民播種禹勞心焦思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

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國名會稽山陰縣歷四日往治水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音絕板為之形山行乘

橦一作獨皆紀錄反以鉄如錐首自帝都次充次青次

徐次揚次荆豫梁雍同九州宅四隩四方深遠旅九山

旅祭山滌九川陂九澤方其隨山刊木也則暨益奏康

鮮食及其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一謂之間廣

方百里廣一尋深二則暨稷播奏庶艱食書益稷篇於

初曰滄濬之至川於是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

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封建井田之經界盡一時經制

生養斯民之道矣於是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載所立九

州之制度以垂萬世五峰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

可以為証矣繼世繼世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



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  
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目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  
古人創立制度故傳  
又遠者必於鼎矣 昔箕子有言曰鯀堙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

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以水土既平

則九功脩和正德利用厚生合為九功九疇錫彝倫叙

天人之所關係有如此者舜既受禪命禹宅百揆禹首

進克艱惠迪之謨安止幾康之告至於傲慢好遊之戒

凜凜乎為舜陳之真有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勤于邦

儉于家舜之稱禹者不過切實之言子何言子思日孜

孜禹之自述者初無過高之論然而不徒從事於議論

之間而必有事功之實蓋可見矣舜老禪禹位日天之

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且致意於人心道心精一執

中之傳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乃受命攝行天

子之事如舜之初舜崩三年喪畢禹遂即天子位任臯

陶伯益以國政史記縣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日教

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擊鞀音桃淮南子建旌旗旂

旒以別尊卑等級禹命奚仲為車興學校以重明倫之

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出見罪人泣之日堯舜之

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儀仗

甘為心是以痛之說絕旨酒而後世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

必有以酒亡國者世本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

語見今觀其紀綱典則闕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子之

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

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

可忘也大夏禹樂名末年東巡守至會稽而崩壽一百歲家

蓋嘗論之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

而已而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

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

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鯀禹之心從可

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

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

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夫豈矯情飾

偽干譽沽名者之所為哉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

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堯舜之道亦孝悌而已

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乎何有禹崩啓遂繼

世以有天下後世不傳賢而傳子實自此始王啓即位

元年甲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扈國扶風鄠縣

在位九年啓召六卿躬行天罰大戰于甘滅之有甘誓之

誓疑古諸侯于鈞臺縣有鈞臺天下咸朝夏后切嘗疑

王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太史公謂啓

王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太史公謂啓

亦有虐不取而孔氏謂堯舜受禪皆猶繼父以是才服  
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  
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呼傳子之事固非出於禹之  
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以逃其責矣然天下之  
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  
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  
子定書而存此篇固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不  
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啓崩  
太康立啓子元年癸巳在位二十九年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窮國名距于河  
而廢之厥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其怨嘗觀禹之訓

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

豈欺我哉羿立太康弟仲康元年壬戌在元十三年身為之相仲

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羲和沈亂于酒遊

棄厥司至於日食大變尚罔聞知王命胤侯往征之作

胤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莫乃在相之世是

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

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

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

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前羿羽翼故終

羿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必受

得相而後取耶王崩子立相立元年乙亥在權已歸

羿相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恃

善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初棄武羅伯囚熊髡危圉子四

羿賢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

夷羿使相已淫行媚于內宮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

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敗家衆殺而烹之夏

遺臣靡奔有蒿氏國名浞自立壬寅浞篡是年少康生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氏殺后相處澆于過

豷澆于戈過戈二國名宋鄭間后緡方娠王相后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后緡仍生少康為仍牧正牧官澆使椒求之椒澆臣奔

有虞封之國為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虞邑

有田一成方十里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德兆謀收夏衆撫

官職靡自有蒿收二國之燼灌鄩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元年

壬午在位少康使臣女艾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王即

二十二年有窮遂亡自王相至此並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

迹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此下增

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

中興之賢臣乎論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

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地

一旅之衆正復幾何患難顛沛瀕於殆者數矣而卒能

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豈惟正統所在非盜賊邪氣所可

對要亦為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為之臣者有盡忠之節

人而既盡能以空人道為定命故能臻茲大業嗚呼少康

靡不其人臣子哉雖然少康之有成也推原其故亦由

虞君思之為也嘗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實

于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

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

之祖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效斷可觀矣書論非少康而

後稷康子元年甲子魏王好子元年辛酉芒王魏子元年

位十油芒子元年乙巳不降油子元年辛酉高不降子元年

申在位二年厘高子元年辛巳而孔甲立不降子元年

好鬼神事淫亂德衰諸侯多叛時天降二龍有雌雄有

賜姓御龍氏龍一雌死潛藏以食又繼以皋孔甲之子

在位十發皇子元年甲申而獲癸立是為桀癸卯在位

五十二年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無道有力能

仲鐵鉤索滅德作威天下顛怨音伐有施氏有施人

以末喜女焉未一作妹嬖之為傾宮瑤臺酒池肉林池可運

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末喜笑以為

樂殺直臣閔龍逢囚湯夏臺既而得釋湯乃與伊尹與

師伐桀戰于鳴條安邑克之放于南巢廬江六縣有邑

也放天下歸殷矣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

已言禹薦益於天矣未嘗不以官天下為心也異時

觀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教



萬之道啓之再傳則補習而以傳子為當然矣未幾太  
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萬  
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  
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  
太君者天地父母宗子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師保之  
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級級焉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  
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  
大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  
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為之亢世子之法耶  
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為商周之令王者夫豈其性

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  
蓋知此道矣後主以闇弱之質孔明所以為之計慮者  
深矣微天奪孔明之速漢業猶可維持而未墜也雖然  
亦在其委任權力如何耳商家一代師保之任迄于其  
亡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  
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傅  
而早諭教之至於托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  
乎其可矣

世書紀丁巳終甲午通  
五十八年泥慕四十年

殷初號商後  
殷盤庚改殷

殷湯姓子名履以水德王諡都亳今南京殷盤為

契封商今商州後相一居商今今應天府湯之先契

為之祖契父帝嚳母曰簡狄為嚳次妃生契佐禹治水

有功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為天乙是為成

湯契昭明相上昌若曹厘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上

主癸天乙昭明至天乙十三世皆父子相繼湯即位

十七年踐天了位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先王謂以七十里諸侯契後世為夏方伯葛伯不祀

湯始征之志云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時伊尹有元

聖之德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湯三使往聘學焉而

後臣之任以國政倚為阿衡湯嘗薦伊尹于夏王伊尹

醜夏復歸于亳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桀殺直臣龍

逢眾庶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夏臺已而得釋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

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

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矣歸之者

四十餘國桀無道益甚殘虐萬姓諸侯昆吾氏為亂伊

尹相湯率諸侯伐昆吾遂伐桀諸侯共推湯為天子既

即位以堯舜禹皆揖讓傳天下已獨以干戈得之有慙

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以釋其慙湯乃

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歲首歲曰祀反桀之事治民以

寬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然自伐夏之後大

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

請自當剪髮斷爪身嬰白茅自為犧牲禱於

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  
直行歟護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大雨方數千

里矣通晉當時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通後之言三

代相業者伊尹蓋為稱首焉增廣嘗讀孟子至三王四

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

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效之虞夏用人不過一

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凱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

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臯陶子臯

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為重武王兄弟九人

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邠若郟皆

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之子

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

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

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第仕者不

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聞舊矣周公

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

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

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

賢則有德是視固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

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

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為世法云

論或曰唐虞揖遜傳天下禹德已衰於傳子湯放

論

桀武王伐紂而論者乃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禹以是道傳之湯湯以是道傳之文武中道之相傳其用何若是之不侔歟曰不然也聖人之道一天而已試嘗論之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

通要二十一

劉子明

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岐而二

之者非也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故太甲

立元少子戊申在位二十三年○太丁太子外丙次子仲壬

歲故太太丁之子湯之適孫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

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有伊訓之書太甲既立不

明于德欲敗度縱敗禮伊尹營于桐宮桐湯葬地名鄭

焉密密爾先王其訓王祖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怨自艾

馴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王歸于亳還政于王此大

甲二篇之書所以作也太甲由是脩德保惠庶民克終

湯業繼以沃丁太甲子元年辛巳大庚沃丁弟元年

年小甲天庚子一作庚元年在位一十七年而大

成立在雍已第七元年甲辰先是雍已之世商道寢衰諸侯

或不來王至是亳有祥也伊伊尹桑穀共生于朝合生一暮

大拱兩手拱伊伊陟相之子伊伊尹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

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大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

禮早朝晏退問疾平喪三日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譚

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號曰中宗又

繼以仲丁在太戊子元年已未外壬仲丁第二元年壬甲河

賈甲外壬第九年丁祖乙河賈甲子元年丙遷都靡定

仲丁自毫遷于囂或云河南河賈甲又自囂遷于相北

地祖乙又自相遷于耿皆河決之患也祖乙而後祖辛

祖乙子元年乙卯沃甲祖辛第二元年辛未祖丁祖辛子

申在位一十六年南庚祖丁第一元年戊辰陽甲祖丁子元年癸

而盤庚立在陽甲第一元年庚子自仲丁至陽甲多廢適方

年爭位相伐亂凡九世諸侯莫朝盤庚初殷道益衰耿

都又有河決之患復欲遷于亳臣民安土重遷盤庚作

書以諭之乃從自湯至盤庚凡五遷盤庚既遷從湯所

都改商曰般徙亳般地故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小辛盤

第一元年戊辰在小乙小辛第一元年己丑繼之時又不競

武丁立在位五十九年丁巳恭默思道夢帝賚良珣以形

求于天下說為胥豷築傅若之野推肖傳若在虞號

常使胥豷刑人築護道說代築供食樂爰立作相有

晉使胥豷刑人築護道說代築供食樂爰立作相有

命之書二篇相連成之解下篇記說論李之併

後記說論學之辭諱勤懇切此學之為王者事尤商一

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相高宗

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高宗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道至

土遭變正其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見書高宗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自是章服多有翟羽翮用所既而伐荆楚伐鬼方僭亂既

夷殺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王崩子祖庚

立武丁子元年丙授祖甲祖庚弟元年癸亥王少不義

高宗遠之居處困厄不得志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又作盤于血諸書以自警戒

自是為癸辛庚丁庚在位二十一年

至于武乙庚丁子元年癸復去亳徙河北恣其無道

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令人為行神不勝慘辱之又為

韋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獮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由太丁武乙子元年丁至帝乙太丁子元年庚午殷益

衰庶長微子啓賢箕子勸王以為嗣王以其母賤不立

也立適子受辛是為紂元年丁未在位三十二年癸

紂有妻一說太史爭之資辯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為天下

逋逃主聚淵藪乃夷也居弗祀上帝神祇宗廟尚其

百

克伐有蘇氏獲其女妲己嬖之惟言是用作奇技

淫巧以悅之使師消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臺大三里高十尺在朝歌城中盈鉅橋之粟鉅橋

倉名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縱男女僕逐其間

為長夜之飲作炮烙之刑膏銅柱下加炭令罪人取妲

己笑樂劓孕婦斮朝脛醢九侯脯鄂侯囚周侯於羑里

二侯為三公九侯進好女不喜淫殺之醢其父鄂侯周臣

進美女奇物善馬得釋更賜弓矢斧鉞專西伯

西伯卒子發立紂十七年癸亥命文王為時

紂惡不悛徵子去之以存宗祀比干諫而

狂為囚奴周西伯發於是帥諸侯伐紂戰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奔鹿臺衣寶玉自焚西伯誅紂及

妲己天下歸周矣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亦以聖

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即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

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係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

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

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

也亦不知變之過矣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卜世猶未

可知也雖然商亡矣而人心風俗猶有可得而言者蓋

天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燬惡係人心三代固皆有道

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燬每讀商書至紂篇而紂

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

有一事者先事之心伯與扣馬一諫凜凜千萬世君  
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舉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  
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遐我固為臣僕者去而  
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  
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伴狂意柳宗元  
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柳子厚箕子碑云當其周師  
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檢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故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為此其有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天法而終不為之  
志於斯乎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  
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  
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  
其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  
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通播遺  
黎真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  
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  
畧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  
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已也熊去非  
書論商有天下  
共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按經世書起  
乙未終戊寅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周

周武王姓姬名發以木德王家語都錫京錫長安縣屬永

十三年滅商是為元年己卯在位七年周之先棄為之祖母曰姜嫄為帝

學元妃生棄好稼穡堯舉為農師封邠舜命為后稷周

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生不窋夏政

失其官奔戎狄間不窋生鞠鞠慶節國於豳與邠同

生公劉公劉復脩后稷之業慶節國於豳與邠同

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羌弗羌弗生毀隃毀隃太

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厘圉厘圉生公叔祖類太

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故號曰周實肇基王亦公叔

娶于齊曰太姜有郟氏女美而賢生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

季歷天性恭順友愛采篤娶于摯曰太任亦有賢行生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傳之昌王薨太伯仲雍承父

志逃之荆蠻斷髮文身以示不可復用國人於是奉季

歷為嗣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德而稱焉蓋謂是也祖甲時王季既立有謀能斷守

正而和照臨無蔽勤施無私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

刑威政自已出四鄰咸服焉祖甲至王薨壽一文王昌

嗣位大勸農桑乃正經界定井田以為徹法耕耨者九一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為一井其方一里以百畝仕者世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為徹法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窮而

告之民文王發政施仁必堯斯四者又禮下賢人本  
顯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南宮括之徒皆來歸時文王  
為三公紂為不道醢九侯脯鄂侯文王竊歎崇侯虎以  
告紂囚之羑里文王乃取包羲氏易六十四卦次序而  
演之作為卦下之辭以垂世立教孔子曰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  
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既而得釋賜以弓矢為  
殷西伯于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文王以天  
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呂望時已八十餘  
聞西伯善養老歸于周釣于渭文王出獵載以歸尊為  
太公任以大司馬虞芮之君爭田而質厥成虞芮以爭  
質於周入  
二君  
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  
子之庭乃相讓以所爭  
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於是道化所被者益  
廣矣既而伐犬戎伐密須姑姓敗耆國伐邶音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自岐徙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  
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  
侯皆來決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馬嘗  
讀周頌至太王實始剪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  
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  
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

則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至於文王三分有二之說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肯之乎以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

事

卷三

三

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蓋至於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如必曰太王實始剪商必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聖賢立言之意胥失之矣請得以暴白二王之心於千百載之上者

文王薨武王立

紂二十四年即伯太公為師周公為

召公畢公之徒若者主師九年載黎祖伊恐奔告于紂

曰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悅故天棄我紂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蓋有以知殷之必亡矣見書西伯載黎篇載黎多指文王大紀稱紂三十二年西

伯發載黎蔡氏書傳亦有或曰稱武王之說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孟津名地

孟州在河內誓友邦冢君御士庶士秦誓惟戊午日

八月二十王次于河朔河朔北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秦誓時厥明大甸六師明誓衆士秦誓甲子昧爽

月四日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月牧誓篇紂率其

旅若林七十人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自戮於是殺紂以成革命之功見武

乃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改正朔以建子之

月為歲首始稱年與民更始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

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太資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於是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後

於祝封堯後於蓊封舜後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

虞闕父嘗為周陶正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大姬分以肅

慎氏拮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

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

封神農後於焦封太公望於齊周公旦於魯召公奭於

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

於霍以監殷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

錄於曹叔武於邠季載於邠左傳封庶弟叔繡於滕叔

鄭於毛文封諸叔于郕于雍于原于郕于豐號仲號叔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西號故夏叔封

東號制都封太伯仲雍後周章為吳伯復封章弟為虞仲

於故夏墟初太伯仲雍奔荆楚荆人義之從者曰衆東

至海上得千餘家自立國号句吳太伯號無子仲雍嗣

為吳君武王使求其後得仲雍曾孫封少昊裔茲輿於

莒封祝融安期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

虺弟雍滑後於薛新受封者八百國兄弟之君十有五

人同姓者四十餘人並見大紀以兼制天下按當時有越禹

會稽迄後又迹箕子所之東至朝鮮夷地就而封之焉不

惟是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箕子箕

子陳洪次之為丹書之戒而敬忘義欲之辨著王問尚

高陽之道對曰在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曰善哉退而銘其席鑑

盤織之為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大紀唐

以珠玉為上幣次金帛二等赤黃白赤為上幣銅鐵為

下幣名曰泉後轉曰錢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

之貨九府東西南北中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

五峯胡氏曰武王定天下命周公制禮追王大王王季

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之於先王雖有遠近

故一王之制皆吾祖也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大紀

初學周公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亢世子法於伯禽使與

過則伯禽所以示至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

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博信明義而崇德報功

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本書武尚何難之有

武王崩成王請立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帝五十三即位元年丙周公應

問無窮導之以道太公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以充

大其志召公廉潔而切直匡過而諫邪以矯拂其行史

佚博聞彊記敏給而善詞以承救其遺忘王雖童蒙而

四臣維之故朝廷無過事于時周公以太師位冢宰正

百工管叔自以年長而周公居中專政已與二叔監殷

屏棄居外群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挺動

武庚連淮奄以叛召公不悅周公遂有君奭之書周公

乃告二公召公畢公曰我之弗辟音關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

決策東征委召公畢公以內事帥師而東作大誥周公

居東二年勞來殷民固守其所三監淮夷欲西不得西

欲戰不得戰黨與日離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

林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

代殷後而外變弭寧矣史記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殷王元子啓代殷後奉其先

禮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啓史記作開或曰金縢所謂流言不過群叔

播為中傷之言所謂我之弗辟音避居東二年乃是周公

避之而居東所謂罪人斯得則周公居東之後王始知

流言之為管蔡也于後管叔懷流言之罪挾武庚以叛

而後誅之耳豈有兄弟之間方聽道塗之言而遽欲致

辟之乎曰不然也曷不證之蔡仲之命乎亦惟曰群叔

流言即接以致辟之辭矣曰流言者特微其辭耳三監

更之叛固已在其中矣蓋當是時成王以幼冲而撫

通鑿二

二

霍叔

新造之邦流言之變危急存亡之所繫周公以身佩安

危之寄擔當重任撫幾不發大事去矣故寧不顧兄弟

之親不恤天下後世之議已事蓋有重於此者所以即

形為我之非辟音關我無以告我先王之言而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即東征致辟之事也況謂之曰罪人以其煽

亂王室而聲其罪耳豈流言僅及周公而遽以罪加之

乎由是觀之此為何時尚可從容二年之避乎吾知公

必不然矣此段能去非講明之意但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

之心故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

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矣又為

鷓鴣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謂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

伏以 通要三 六 震卿

以風偃禾拔木王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代

武王之說初武王有疾周公冊王執書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新當作親王出郊天雨及風禾起

歲熟乃歸周公于東公是以有東山之詩厥後周公從

王東狩伐淮夷遂踐奄肅慎來賀亦以三監之變至此

而後事之首末俱定也周公復位冢宰握髮吐哺以下

白屋之士由是盡知天下賢才之淹滯者獄訟之失情

者飢寒之無告者諸侯來朝各告戒之皆曰明哉周公

何知我之悉乎大交趾之南越裳氏重二譯而來朝有

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

年是以來朝觀此則知周公盛德之感格道化之漸被  
可見也  
越裳獻白雉曰天無烈風云云使若米  
歸路周公作指南車道之其昔年全其國  
初武王

謂周公曰洛汭延于伊汭其地四平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鄙顧瞻有河伊洛天室宜澄周居爾其成之於是成

王將宅洛邑居九鼎乃命太保先至洛卜宅作召誥周  
公繼之作洛誥乃營洛邑為王城而郊鄩之鼎以定營

成周於東郊而殷民之頑以化  
召誥洛誥多士所由作  
初武王克商遷九鼎洛

邑欲都洛未果成王成武王之志命召公相宅周公  
營建都洛邑營洛有二所遷水西建都居九鼎於郊  
道里均遷冰東遷新頑民於東都又稱東郊取中土四方  
室指朝諸侯祀清廟於洛  
成明堂以朝諸侯  
明堂成

諸侯於明堂  
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  
周禮儀禮二作  
以頒度量

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至是周公攝政蓋七年矣乃歸  
政於王王猶命周公分正東郊而有多士之書  
周公命

世殷貴  
于後又作無逸立政以戒成王公沒  
世殷貴  
王在位尚一十七年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

之有倫朝觀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  
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

典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  
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歟成王時諸侯分封命宋後殷

外命微子啟奉殷同姓有唐  
成王弟叔虞史記五年王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堯故有蔡  
蔡叔子蔡仲之命異姓

有能釋之楚焉  
王時釋以先人功封侯王時釋



劉立劉立太保頭芮伯彤伯伯公

備後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咸受顧命命有顧康王既

尸天子位誥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再拜稽首曰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予一人

劉報誥昔君文武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蓋群公皆聽

命見康王又冊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命見畢王

克導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

義圉圉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者四十餘

年有唐虞之風焉中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

者二百餘年後世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真元會

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增廣昭王瑗立車王子丑在

位五十年王在位久不能彊於政治風化稍衰時月有光

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楚人不朝王南征返濟漢漢濱人

濟以膠船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祭畿內國周公

見左穆王滿立昭王子五十五年即位元年初年舉用賢才

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有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命伯圉為大僕正作圉命有曰怵惕惟厲中夜

以興思免厥愆于時王心未肆也迨夫將征大戎祭公

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今有文告之

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不聽遠征之得四曰

周穆王西遊以歸由具荒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周穆王

言神仙事造父得驂騑騏驎驥耳八駿焉獻王王

喜欲周行天下以求神仙於是西巡樂而忘返作白雲

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漢也之東徐偃姓脩飾仁義諸侯

多歸之者僭稱王王聞之馳歸造父為御起諸侯師與

荆楚合攻徐破之偃王走死賜造父趙城為趙氏造父

藝廉別子未幾王又欲出遊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

風王詩曰祈昭之懜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王感而

止命脩辭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室再安末年王在

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患有以清之此呂刑之書所以作

也胡氏曰穆王老荒德雖下衰然能由盡典獄之情偽

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

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共王緊穆王

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聚聚美物也而

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

王滅密史記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懿王共

子元年丁亥在時王室始衰徙都槐里漢地

長安縣也鎬在長安南二十里槐里孝王共

相近王暫居之非遷居槐里一名犬丘辟方弟元

年壬子在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

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邑之秦封為附庸使續伯益

小冊六 通要三 棠卯

秦平時大電江漢冰牛馬死愚謂當亂秦始封之

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勃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

之倚伏可畏也哉夷王燹立在位十六年丁觀禮不明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荆熊繹五世孫

熊渠其得江漢民和而伐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為王

其長子康中子江少子執疵皆為王衛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

邶鄘之地按朱子謂當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而孟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況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

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者矣厲王胡立

夷王子元年癸未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二十一年而詩之變雅始作蕩等時

祭夷公好專利有寵於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

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不聽卒以為卿士用事政益暴虐

四夷交侵荆楚南蠻統征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

命聚而謗王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以告輒殺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三年

民不堪命作亂流王子于澠晉地汾水之上太子靖驪召

公家國人聞而圍之曰公以其子代之得免二相周

周召之後相周和協共理國事號稱共和共和十

四年始庚申王崩于三城二相奉太子靖即位是為宣王

元年甲戌在周召為輔王承衰亂之後旱災知懼側身

備行以銷天變見雲任賢使能興衰撥亂有山甫以補

衰職之闕仲山甫有申伯以蕃四國之難申姜姓

誦命召公平淮夷召穆公見吉甫伐玁狁尹吉甫見方

叔征蠻荆方叔卿士見采芑詩大紀云時荆楚震恐去王號故能復文

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中興焉況當是時內

有姜后之賢脫簪珥以諫所以輔成早朝晏罷勤於政

事者多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求其以惜乎藉田

不脩號公徒諫不脩籍於千畝號文公諫云人之大事

在農上帝桑盛所出人之供所取不

聽見戰千畝而料民國語西河界休縣地名千畝敗于

山甫諫古不料民不殺杜伯非其罪將殺其臣杜伯而

儒亦死之祈父白駒黃鳥之詩終不能免詩人之

刺則當時司馬之職非人賢者之去欲留不可末年生

民蓋有失其所者矣惜哉宣王時始封其庶弟友於鄭

是為鄭桓公幽王宮涅宣王元年在位十一年庚申沈酒淫佚譏諛

並進賊歛煩重百姓愁怨不以禮信待諸侯賞罰不當

伯陽父曰伊常昭曰錫京地

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山崩川竭亡國之證伯陽父曰

未幾三川竭岐山崩初王娶于申

通要三丁

十二

盧襄卿

生太子宜曰後賢與姒生伯服又濟以魏石父之諛佞

有卿與褒姒請申后及太子宜曰王廢后太子而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詩人知其必亡

刺之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初夏

有二龍止王庭言曰余褒之二丑夏后卜請蔡藏之吉

蔡龍吐沫也龍亡蔡在積歷夏商不敢發厲王未發之

蔡流于庭王使婦人保謀化方龜入後宮童妾遭之孕

生子棄之皆王時童謠繫孤箕服實亡周因有夫婦驚

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見棄女收之奔褒褒人有獄入女

繫罪幽王入後宮取嬖之生伯服以出褒驪褒姒龍蟠

木名服矢房宜曰奔申王求殺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

與繒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莫至初犬戎

都始為烽火徵兵備不虞王寵褒姒其欲褒姒笑萬方

不笑為舉烽火諸侯至無寇乃大笑王悅數舉其後不

信諸侯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立伯服為王盡取周賂

而去史而西周遂亡論者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增廣當是時鄭

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

侯仇合諸侯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武收父

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垣於申歸而立之大紀是為平

王而周轍遂東矣平王東遷洛邑之王城即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周下

平王宜曰立東遷洛陽是為東周元年辛未年王命晉

文侯為侯伯賚以柎鬯弓矢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

大初使命秦襄公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

有其地至是襄公乘勝取之而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

盡為秦有是舉周家興王基業一轉而為秦矣又始封

襄公為諸侯賜爵為伯留衛武公于周以輔政公是年九十

五謚鄭伯友曰桓公召掘突入為司徒東遷以後政令

不行於天下衰弱與諸侯等故孔子刪詩降黍離於國

黍離以下其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變風定書終於文侯之命作春秋起

於魯隱公之元年而托始於平王其以是夫隱公元年

九年也初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至隱公十二年君

公惠公庶子名息姑惠公初愛少子立為太子公薨國人

不與胡氏曰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大

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其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

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

迹文武成康蓋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

晉詞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讎輕

棄舊都以西事委之於秦而即安於洛邑亡三綱矣夫

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

不失蕃宣之道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號令天下莫

伯無君之罪實為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杜預

謂鄭志在苟免王伐之為非杜預是誠何見哉莊王

作在位十五年十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用

仲為相卒霸諸侯小白齊桓公名胡氏曰齊桓公所以

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

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

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

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

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

使齊桓管仲入贊于天王匡正畿甸以脩王畧謹五禮

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

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讎自平王觀

之則申侯乃其賈克成濟也事見後曹魏其戍之宜矣

愚亦曰自幽王觀之則平王真所謂亂臣賊子無後人

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刪詩而存揚之水其刺之也固

宜由是論之則春秋托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王崩

桓王林立平王孫太子之子太子死立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平王時鄭武公莊公為王朝卿士宣王始封其弟

武公掘突武公王欲界虢公政西虢公亦仕王朝鄭伯

怨王王曰無之於是周鄭交質王子狐質鄭鄭繼又交

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鄭伯帥至是繻葛一戰

射王中有王奪鄭伯政鄭不朝王東周之衰決於

伯無君之罪實為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杜預

謂鄭志在苟免王伐之為非杜預注是誠何見哉莊王

仲桓王在位十五年紀十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用

仲為相卒霸諸侯小白齊桓公名胡氏曰齊桓公所以

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

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

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

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

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

使齊桓管仲入贊于天王匡正畿甸以脩王畧謹五禮

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

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在席之間

也桓公三夫人王姬徐姬蔡姬釐王一作胡齊莊王子

子在位時桓公會北杏齊地以平宋亂滅遂巳亥宋大夫

不至故滅之會曹子柯而不渝曹沫之盟庚子會柯將

首劫桓公公許之後管仲謂不可一再會

郵音蕭兩會而宋始服而齊始霸謂其始為諸侯長

也左傳十胡氏曰文定春秋之世以諸侯主天下盟會

自北杏始其後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交主夏盟跡此而

為之者也惠王周立在莊王十有五年己巳有子頹之亂王

奔溫居鄭之探鄭伯殺子頹奉王歸周

莊王十有五年己巳有子頹之亂王

莊王十有五年己巳有子頹之亂王



王賜桓公為侯

伯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甲寅是年桓公與諸侯盟于

田稅上年什取三中年什二下年什一大凶不稅其或

饑饉則弛而稅令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脩兵革

不足者助之發齊於是霸公喜曰孤之有管仲猶鴻之

有翼也號曰仲父其後公城衛于楚丘辛酉狄滅衛

戴公廬于曹遷邢于夷儀邢潰圍出合兵逐狄遂遷邢

諸侯誅哀姜以寧魯魯莊公薨其弟季友立公受子

盟召陵而荆楚進乙丑以九國師伐楚責包茅不貢師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公姓返國矣乙酉返國矣王有叔帶之亂奔鄭告急于

晉文公率諸侯納王誅叔帶王饗醴醴有饗有燕饗有

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周之南其後遂

有河陽之狩王賜文公為侯伯然以臣召君文公此舉

於是乎不可為訓矣初鄭怨王與衛滑伐滑王使人助

鄭遂以狄女媿氏為右子媿通焉王出后帶以狄伐周

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河陽踐土召王獻楚俘諸侯畢

朝春秋謂之書曰天王出狩于河陽河陽晉温地踐土

內地襄王之元年即宋襄公之元年也襄公庚午即位

公雖以霸稱僅有立齊孝公一事為可取耳記鄭率

齊送齊太子昭齊太子昭頃王王臣襄王子子元年癸匡王班頃王

位六年在位六年至定王瑜在位二十一年時楚莊始霸頃

六年即位至定王十六年庚午卒凡二十二年楚本子爵夷王世已僭稱王至

是伐陸渾之戎陸渾縣屬次雒觀兵周郊王使王孫滿

勞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慙懼而退乙蓋

嘗夷考五霸迭興始於莊王十二年丙齊桓公入國至

定王之十六年庚午楚莊卒而五霸之業終蓋歷七王九

十五年於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

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丙子伐晉獲惠公丁酉伐晉

王六國十末乃收其賢臣以從死公卒於乾溪死於

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宜謂春秋初滅庸以自豐

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丙辰以後伐鄭

凡五車申突文伐陳乙宋襄智魯不如桓文疆暴不如

秦楚而與師乃不禽一毛不鼓一成列區區以姑息為

仁義而不能舒喪師之戚孟之會見辱於楚壬午公求

侯于楚楚與諸侯會于孟宋地弘之戰卒殞其軀突未公

宋公曰吾子不重傷不禽一毛皆自取也雖然五霸

莫如桓文矣孰優曰晉文公論而不正如丙戌襄王與

其謀知將降故退一舍又加己丑五分曹蒯齊桓公正而

不論如伐齊責包茅不入王祭孔子已嘗言之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憲問篇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

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譏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

侯區區為霸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豈

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薨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

遽不復宗齊乎戊寅公與管仲為公子昭於宋襄公以

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元即惠公高嬴生潘即昭公

密姬生商人即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是也爭立大亂

數世諸姬即內嬖也意謂仲為天下之才桓公不以贊

子使王化得行者亦未為篤論矣簡王更立定王二十

位十繼以靈王在位二十一年庚寅二十一年庚戌

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在位二十一年庚寅二十二年

也至敬王時為魯大司寇相定公會魯平公夾谷齊人

歸魯侵疆辛巳時年五十一繼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

都費邾收其甲兵及濟行相事也七日而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真儒之效方少見而齊人歸

女樂沮之於是去魯奔走宋衛陳蔡之間及歸魯年已

六十八矣哀公十一年丁巳魯終不能用乃叙書傳禮記有禮

益從周刪詩正樂有魯太師繫易作春秋實紹伏羲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之道統傳之萬世嗚呼盛哉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大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景王賈禮王子元年丁

敬王景王子元年十五年有子朝之亂至再皆賴晉

而後定子朝景王長庶子愛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

王猛母弟也子朝奔楚十六年辛卯之徒時晉六卿疆

公室卑矣而頃公定公猶兩平王室之亂為可嘉也三

十九年曠魯哀公之十四年公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越明年壬戌夏四月乙丑孔

子卒壽七十而左傳實終於哀公二十七年定王即貞

魯滅智伯之事焉敬王出曹滅於宋陳滅於楚

元王仁敬王子元年丙越句踐伐吳圍之天敗吳師

王夫差棲姑蘇山使大夫內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意者

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范蠡乃鼓進兵使者泣而去吳王自殺遂滅

句踐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徐州致貢于周

二十賜胙命為伯諸侯畢賀初景王二十六年吳敗越

諸五千傳會稽里許乞成于吳吳許越平太史公曰禹

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又安及苗裔句

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

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二遷皆有

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諡貞定王

元王子元年壬申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

行氏為六卿六卿彊專權弗能制智伯既與韓趙魏滅

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魏又約韓魏共伐趙三年不克

趙襄子使人告韓魏及共攻智伯滅之而與趙共分其

地丙蔡於王之時亦為楚所滅甲王崩三子爭位相伐

卒歸於考王寬貞定王子元年庚子在位十六年初

叔襲殺去疾自立是為惠王五月王封其弟于河南是

為桓公以續周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

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周惠公

宋西周之無以奉也

周也按此本也周桓公名揚居河內

成公襲有襄王二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

君前止之蓋班之後也至桓王入秦秦遷西周公於魯

亡之董威烈王午立

在位二十三年丙辰二十三年寅九鼎

震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考王元年晉幽公立十地所有惟絳曲沃二邑餘皆為

三家所有公畏其疆反朝于三家王不能討至此乃命

為諸侯司馬氏通鑑

始於韓趙魏之事誠以名分所繫不容不論而議之也

故其言曰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

屬者以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今晉大夫暴滅其君

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使列為諸侯是區區之名

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卒使天下以智力相雄長聖

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

豈不哀哉可謂至論矣自是安王驕立

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先祀

又不能討反命和為諸侯

於王及諸侯許之乙後七年康公薨田氏遂并齊而有

亡

之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王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稱天下以此益

威王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於是群臣皆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平亥王召即墨大夫

言日至吾使人視田野闢人民歸東方以每是子不事

吾左右求助也封之乃家邑召阿大夫曰子守阿魯言

日至吾使人視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野子不救備

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求譽也遂烹阿大

夫及左右者王初年韓滅鄭併其國因徙都之丙顯王扁

常譽者列王弟元年癸丑在位四十八年間秦發殺機斬首之

數自石門龍貫始丁巳秦敗韓趙魏兵石門斬首六萬

將龍貫斬孫臏龐涓俱學兵法仕齊仕魏自相刃靡初

有八萬龐俱學兵法洵為魏將自知不及曠召全則其足點之

齊使至魏載之齊威王以為師十五年魏惠王代備齊

救趙用龐計敗魏二十八年魏龐涓于馬陵衛公孫鞅以刑名

伐歸齊教韓用龐計夜殺涓于馬陵十

之學入秦八年鞅入秦二十一年鄭申不害以黃老之

學入韓十一年鄭賤臣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于蘇

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王學從橫之術秦為從約長并

相齊楚燕趙韓魏佩六國其後張儀相魏又割上郡十

五縣以賂秦二十六年以後秦洛陽人儀魏人秦王儀

孟嘗君以賤妾之子涓僮饒智術散財養士食客常數

千人盜虛名以重天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於薛號靖

而鄒人孟軻不遠千里乃以儒術見魏惠王談仁義於

刑名功利戰鬪之世三行固宜圓鑿方枘而難入也斯

無庸論矣獨惟當時事體有可恨者三晉之疆也不以

其道立為諸侯是非所當立而立威列既失之於前

晉既侯石門之戰秦特以諸侯伐諸侯河功之有六

黷敵之服是非所當賜而賜顯王復失之於後周之政

刑至是無復有存焉者矣此節本論故宜日趨於弱致

刑九年致文武肅孝公致伯二十六年賀即位二十三年

文以養成疆秦虎狼之暴故末年敢於僭王而無忌憚

四十十四年惠諸侯皆從而效之矣韓魏齊趙尚何言哉

是時楚殺越王無疆越始散服於楚而國亡四十年慎靚

王定顯王子元年年辛丑在位六年時楚趙魏韓燕同伐秦秦人開關

延敵五國之師皆敗走明年蘇秦死齊秦爭寵刺

張儀遂說魏請成于秦秦與韓趙戰勝甲辰斬而燕

王噲又自以其國與子之而國內大亂矣乙巳子之相

子之願為臣至燕王初年齊臨子之二年孟軻去魏適

齊夫孟子自顯王三十二年至魏魏都大梁至是魏君

嬰卒去魏適齊逮夫赧王元年復去齊今觀其見魏惠

而進仁義之說見魏襄而陳不嗜殺之說亦意梁之可

與有為也奈何以為迂闊於事情於是絕望於梁而適

齊因宣王一牛之不忍啓之以王道井田學校與民同

樂歷歷為王言之蓋以三代教養之道望其君也王不

能用於是浩然出書退述堯舜孔子之道而著作焉

身成性嗚呼文武成康遠澤竭王道不行於天下而孔

孟生於春秋戰國者天也因厄其身彌昌其道寧病聖

道不病萬世亦天也詎谷以一時之遇不遇計哉赧王



延立真謂子元年丁索隱曰王假東西周分治東西周分王正

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高誘曰西周王徙都西周陽也王徙都西周陽陽

蓋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焉依武公西寄寄名於

諸侯之上者五十有九年當時自秦楚齊趙魏韓燕七

疆國外僅存魯衛宋中山乙亥宋滅見下魯至秦莊秦

雖尤疆而六國亦非小弱也張儀雖說楚韓齊趙燕事

秦歸報未至而秦惠王已薨庚戌明年而儀亦物故矣宋

王偃以雀生麟史占必霸天下遂滅滕伐薛敗齊楚魏

乃射天咎地斬焚社稷自速滅亡乙亥齊湣王齊湣王

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二晉欲并二周為天子孫卒

敗死於無樂毅諸侯言齊之屬暴爭合謀丁丑燕樂毅

宮楚使淳繭之燕六斯無庸論矣趙武靈王變胡服

習騎射制林胡滅中山甲寅秦昭襄王立其年武大啓土

宇蘭相如叱彊秦於滹池之會壬戌秦昭襄王會趙王

秦王擊金不肯相如張目馬服君趙奢敗秦將於閼

耳注見秦昭自趙輕受韓上黨之歸己亥秦白趙使韓

上黨太守陘以地歸趙受之丁丑秦按上黨誤以趙括

代廉頗之將長平之師一喪上黨竟為秦有范曄使人

類易與且降矣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曰遂以括代頗

其年秦白趙竟攻殺括降卒四十餘萬趙人大震

上黨者天下之脊也既為秦有韓必折而歸之六國其

於是秦圍趙邯鄲歲餘幾不得脫頤

秦取韓陽城負秦陽城有取趙

二十五縣王恐與諸侯約從攻秦今毋得通陽城秦怒

使將軍摎攻西周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王還周崩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武公於黠

孤音憚與狐聚與後七歲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

秦莊襄使相國呂不韋滅東西周二周皆入秦秦與周

君以陽人聚奉祀而周遂亡比亡時凡七縣河南洛陽

大義漸滅殆盡無復有存焉者六國非特坐視周室之

亡而莫之救如齊湣楚襄蓄無土之心久矣甲申湣王

見前戊子楚襄王以與齊韓共伐秦特顧其力有所不

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君論之乃上

贍耳豈惟秦哉而當時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犀犀

蘇代蘇厲樓緩之徒不足論也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

亦未易以責備也賈誼稱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武靈

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公子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然孟嘗君嘗入相秦僅以

雞鳴狗盜之客脫身逃難或問之曰王囚君欲殺之君

求解於秦幸相如請狐白裘已獻王客為狗盜盜裘

如相言於王遣之至關王悔追之秦法雞鳴出客客有

善為雞鳴者野雞平原君得毛遂合從於楚笑因婦黃

趙邯鄲君求救於楚約客文武備者二十一人俱因婦黃

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卒能說楚王定從救趙倖致春

緣於魏君娶魏女公子無忌而二君者

申信陵二君以存趙楚使黃歇無忌遂盜晉

能接巖穴隱者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史記信陵君得夷門監者侯嬴

請太子歸秦不許遂謀遣太子與使者俱亡

身自守舍以死當之太子亡歸竟得立秦亦不殺

計盜晉郤兵符勒兵救趙又得毛公薛公勸云秦攻魏

立天下乎公子不歸使秦破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

遂起駕歸救魏而周亡亦無一能倡大義於天下僅有

骨仲連義不帝秦負當世高士重名秦圍邯鄲魏使新垣衍今趙帝秦以

說秦解圍齊人魯仲連通游趙折衍云帝秦則連有蹈東海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亦初非為尊

周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遮說當時之君有如

漢王三軍縞素為王赧發喪為天下誅無道秦名其為

賊敵乃可服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於今日何計

不出此顧乃區區欲與秦鬪智用力卒之賓服恐後以

待滅亡之不暇可痛也哉迹周自武王至幽王十二世

都鎬是為西周自平王至赧王二十三世都洛是為東

周東周全考玉子以後又平王以後春秋時也威烈王

後戰國時也增廣蓋嘗論之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

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已來弱

不可支猶幸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尚音空名於天下

然繻葛倒懸已為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

綱常道盡矣於是七雄競疆蘇秦張儀肆從橫之術從

者猶知合六國以抗秦橫者甘於事秦而不恥事秦者

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為亦豈復知有周哉雖然

儀秦不足論管仲以其君霸猶不能免小器之譏也

周之不可復西亦猶戰國之不可復春秋五霸三王之  
罪人於儀秦乎何誅又嘗合三代論之三代之王有天  
下一千九百六十九年何聖賢之君無幾夏有禹啓少  
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王  
宣王外無聞焉然後之言治者以三代為稱首魏魏皇  
皇卓冠千古而莫及者禹湯文武以聖王之道立經陳  
紀創法定制其尤卓卓然者如井田封建學校兵師之  
要靡不備具而又固結之以仁維持之以禮端本洪源  
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惡如桀紂幽厲  
之暴非有柔惡如王赧之衰皆足以世守之而勿失也  
豈偶然哉周自武王有天下至赧王凡三十五王一哀王  
思王

在八百六十七年按通鑑起己卯終乙巳以秦昭襄王  
外八百六十七年五十二年丙午按周統經世書同

南宮氏曰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于秦蓋於  
秦莊

襄元年壬子滅東周君始書斯實錄也後有秉春秋之

筆者盡改而正諸按文公繼自於秦昭襄丙午以後  
國皆分書直至始皇三十六年

辰并天下方大書但東  
周亡於壬子未及論也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